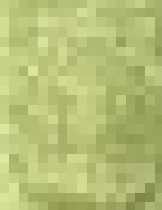


深雪偶談 吳氏詩話
詩評 梅磻詩話



世界各國
歷史地圖



吳
氏
詩
話

吳子良 著

中
華
書
局

吳氏詩話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
收有此書故據以排印原本僅
載作者姓氏名字則云未詳據
四庫提要存目云此書卽吳子
艮所撰故改署吳子良著

吳氏詩話卷上

宋 吳子良著

曹邨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綠。姚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文鑑載謝逸閨恨詩。亦止六韻。削去曼語。一歸之正。使鶴然有行露之風。此亦編集文字之一法也。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絕少含蓄。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吾病。粉然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識而拙於才者也。

文鑑載黃亢臨水詩云。去年昨日水。今日到何處。蓋蹈襲杜牧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云。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

東萊先生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云。木脫獻羣峯。雲生失前浦。查用荆公墓林搖落獻羣峯。木落岡巒因自獻。少陵歸雲擁樹失山村之語。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三日風。用坡語也。

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云。青惜峯樹過。黃知橘柚來。退之贈無本詩。有云。風蟬碎錦纈。綠池埤菡萏。英芝擢荒榛。孤翮起連萼。醉贈張云。君詩多態度。蕩蕩春

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藉學古淡。軒昂避雞羣。至論李杜。則云。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硯。其形容諸人之詩。亦可謂奇巧也矣。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還從舊路歸。于武陵祖其語意云。猶爲布衣客。羞入故關中。賈島亦云。有恥長爲客。無成又入關。唐詩人類多哀窮悼屈之語。通塞命也。世閒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羞耶。

韓退之病中贈張十八詩。意奇語雄。序其與籍談辨。有云。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云云。迴軍與角逐。斫樹收窮廬。後山谷次韻答薛樂道云。薛侯筆如椽。崢嶸來索敵。出門決一戰。不見旗鼓迹。令嚴初不動。帳下聞吹笛。乍奔水上軍。拔幟入趙壁。長驅劇崩摧。百萬俱辟易。正與退之詩意同。才力殆不相下也。

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能詩。陳了翁嘗喜其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爲非特辭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耳。戴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遊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卽到白頭時。魏野寄唐異云。能銷幾度別。便是。一生休。但經臣語尤婉而不迫爾。

張祐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

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

唐王季友觀于舍人壁畫山水詩云。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語意淺陋。類兒童幼學者。山谷題鄭防畫夾云。惠崇煙雨歸鴈。坐我瀟湘洞庭。欲換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大略與季友相類。然語簡趣遠。工於季友百倍矣。

能改齋漫錄云。江文通擬湯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吹橫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日暮空徒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余謂江不但用魏文語。後之襲江亦非止此二人。淮南小山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士衡擬庭中有奇樹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即招隱語也。謝靈運詩。圖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蓋又祖士衡。而江則兼用陸謝及魏文語也。其後唐韋莊章臺夜思云。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寇萊公楚江夜懷云。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無非蹈襲前語。而視陸謝則又絕類矣。司空圖有暮聲花院閉之句。東坡喜之以爲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暮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故作詩有云。誰與暮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東萊野步亦云。幽人不可親。暮聲時出戶。卽此意也。

茗溪漁隱載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黃巖左經臣亦有落葉詩。禽巢先覺曉。蟻穴未知

霜意同而工又過之矣。

冷齋夜話云。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此詩邵堯夫作。而冷齋誤以爲瑩中。或者瑩中手書此詩。冷齋不知爲堯夫作歟。

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一朝敝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爲仙。如韓退之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王維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又云。重來偏是桃花水。不卜仙源何處尋。王逢原亦云。惟天地之茫茫。今故神仙之或容。惟昔王之制治。今惡魅魍魎之人。逢。逮後世之陵夷。今固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王荊公詩。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爲得實。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子美草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溢村墟。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但連用古人句。亦不可爲法也。

自離騷以草爲諷諭。詩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懷云。白露下百草。蕭蘭共憔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樂天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僧贊甯詩。要路花爭發。閒門草易荒。後山詩集。牆頭甯下。

草又作一番新。後徐師川詩。徧地閒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譏也。

杜詩。冉冉征途開。誰是長年者。曹緯蹈襲之云。爲問征途開。誰如此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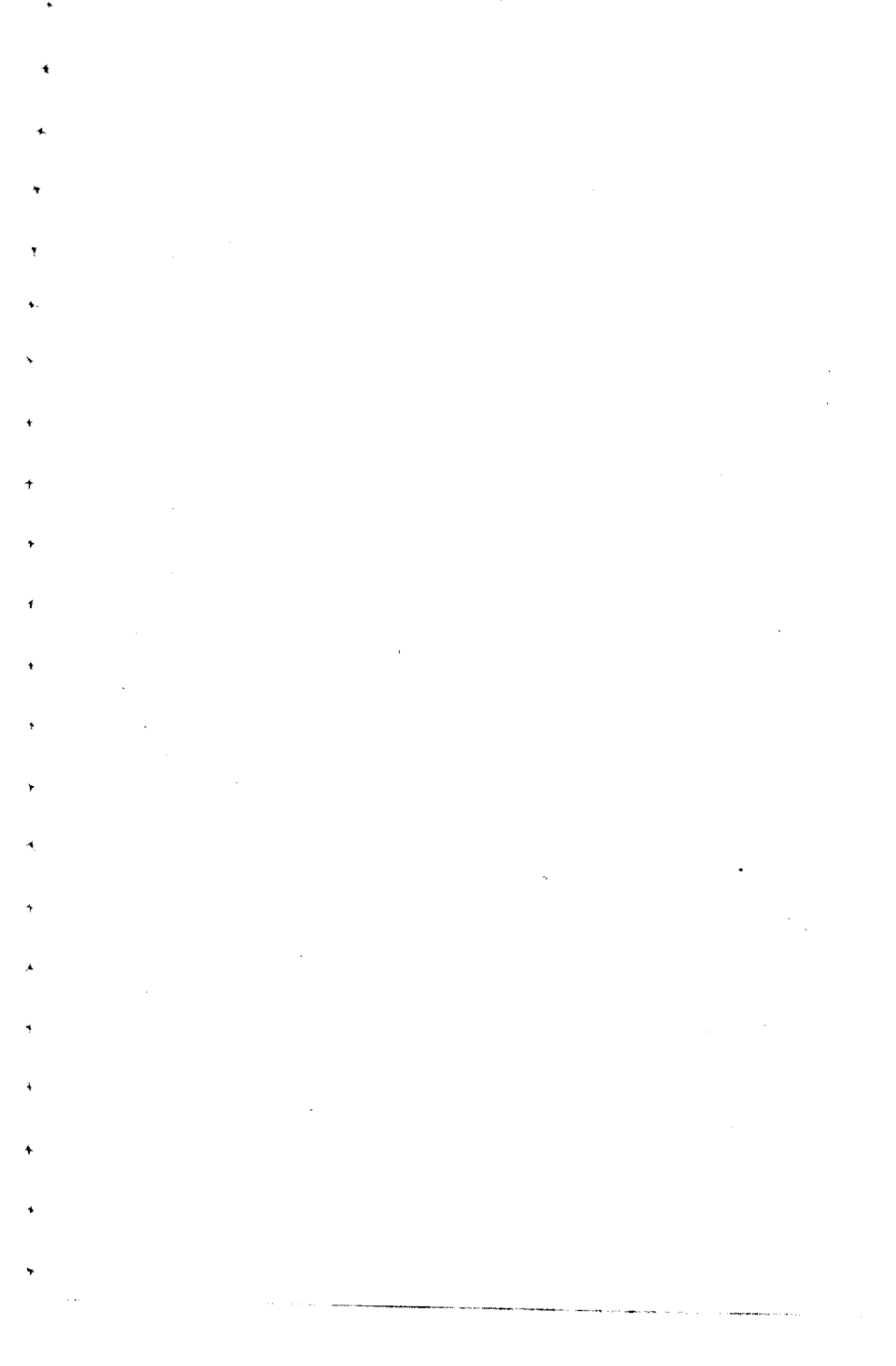
杜牧贈宣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潘輿嗣逍遙。亭詩。用其語云。寬於一天下。原憲惟桑扈。

司馬池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前輩稱之。此

詩惟第一句最有味。范文正公野色詩。非煙亦非霧。冥冥暝樓臺。白馬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第二聯亦豈下於池詩乎。此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杜子美云。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意近似而語亦老。陳止齋送葉正則赴吳幕云。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連空。意尤遠而語加活。水心送王成叟姪云。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規鑑。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非篇末云。小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湧空心惻。蓋當建炎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張安國篇末亦云。北望神泉雙淚落。只今何人老文學。語亦頓挫含蓄。然首句云。錦綳兒啼思寒酥。雖曰紀事。其淫褻亦甚矣。首以淫褻犯分之語。似非臣子所宜言。至於末句。乃若愛君憂國者。則吾未敢信也。



吳氏詩話卷下

興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上云。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深處盡情啼。不知何人作。

詞人卽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憑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又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鞏南遊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僂僂而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穉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不越諸此。而近世做倣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責矣。

簡齋之詩。晚而工。如木落太湖白。梅開南紀明。慷慨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卻生哀。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飢。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世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潺湲。皆佳句。又有晚晴獨步。及題董宗禹園先志亭等古詩。亦皆佳。

東坡秦穆公墓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

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子由和篇云。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追脅。詩人尙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旣未竭。君子不爲詭。三良殉公意。要自不得已。二詩不同。愚謂子由之說稍近。君子進退存亡。要不失正面已。豈苟爲匹夫之諒哉。論者罕能知此。如王仲宣云。結髮事明主。愛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曹子建亦云。生時等榮樂。旣歿同憂患。若然。則是三良者。特荆軻聶政之徒耳。東坡晚年和淵明詩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國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顗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蓋其飽更世故。閱義理熟矣。前詩作於壯年氣銳之時。意亦有所激而云也。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爲程灝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

水心詩蚤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閒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槩舉。姑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遞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而無際也。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草有情風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此惠和夷清氣象也。包容花竹春畱巷。謝遣蒲荷雪滿涯。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

通此感通處無限斷也。舉世聲中動。浮生胥帶來。此真實處非安排也。峙巖橋畔船辭舵。冷水觀邊花發枝。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著蔡義前識。蕭韶舜後音。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上峇峽覽吳越。遂從開關數義皇。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蕊。舵雨送春聲。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聽雞催謁駕。立馬待細書。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隨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遺獵冰千筋。句春柳一絲。憐迷王弼宅。蒿長孟郊墳。帆色掛曉月。鷗音穿夕煙。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又特其細者。

西山嘗舉山谷詩云。悼夫若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余曰。鑄字未穩。事父母幾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耳。子豈應鑄其父邪。然邢恕游程公之門。早歲立節如此。而晚乃顛倒錯繆。師友且不得而挽回之矣。豈一子所能鑄邪。

止齋送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嚴整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組織。欲如疏林茂麓窈窕而敷榮。陳益之年正盛。論事豪勇。而作文喜爲詰曲聱牙。故以此勉之。又詩云。豪情盡亦煩繩墨。風味何如餘典則。末云。君看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嘆息。皆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之自負用世才幹。而脫略邊幅不羈。故又以繩墨典則規之。

唐項斯周朴任翻皆赤城人能詩見赤城志按唐文志項斯詩一卷周朴詩二卷任翻詩一卷獨翻詩世罕傳者今郡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已翻有題巾子廣軒詩集中不載詩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

復齋漫錄載陳後山詩云平生精力盡於詩蓋出溫公上通鑑表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予觀杜荀鶴贈山中友詩云平生心力盡於文亦恐其語偶同耳

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人謂其有宰相器然韋應物亦有野水無人舟自橫之句豈亦便可擬其爲宰相耶

杜詩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巉巖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何也前後註詩者皆不分曉解此義詩意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卻在東也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爲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辯俠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已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爲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於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於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爲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時浙東提舉按行至台炳如前途迓而訴之晦翁至卽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爲鄉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及後季海爲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

請去職。蓋唐雖有力。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湊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甫有故。先一日。與樓大防諸公飲巾山上。以待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夾謙言。說盡尊拳并毒拳。語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妓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坐。與官妓語。酒至不卽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冒擊。妓樂皆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爲謔詞。末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爲笑。

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正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墓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而上。至正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年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毫。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今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何也。